

武威

万里行

张
飙

七
七

《记者·文化·时代》丛书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张 飙

副主编：洪天国

编 委：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

马立诚 尹韵公 卞毓芳 叶 鹏

刘大平 朱竟若 李树喜 吴绪彬

何志云 沙 青 张建伟 张 飙

钱 钢 洪天国 祝华新 韩素琴

雷收麦

执行编委：朱竟若 张 飙

《记者·文化·时代》丛书

张 帆：武威万里行

马役军：世界冠军的沉默

雷收麦：红色的警告

李君旭：遗言：震动世界

吴苾雯：一个女记者的梦

吴锦才：爱与恨：一个时代的倒影

罗盘 朱竟若：历史不容你沉默

张建星：魔鬼市场

谢然浩：起步

张 帆：社会七色录

目 录

上 辑 时代——时代冲浪者

武威·万里行.....	3
——记解放军武术总教练范应莲	
大巴山的“神仙”.....	57
蓝色的火焰.....	73
“哈包红苕”的秘密.....	80
关口，有她一双眼睛.....	84
在深圳，我找到了青春的价值.....	90
他开车去澳门.....	100
大凉山上一县长.....	105
彝家为啥不许拿走这张照片？.....	111

中 辑 记者——记者生涯

中国记者.....	119
首席记者.....	141

他曾经震动世界.....	154
名片的魔力.....	160
记者生涯散记.....	169
组委会主任.....	187

下 辑

文化——思维与心理

跳圈.....	207
出走的少女(节选).....	221
国人的思维模式.....	271
海浪(代后记).....	330

上 辑

时代——时代冲浪者

武威·万里行

——记解放军武术总教练范应莲

武以德为先。武德为武林正宗。世界武林正宗在中国。中华武术在我军部队中，有最广阔的天地。

——范应莲

飞跃腾挪，拳出如流星，飞脚如风起。行步流云，站桩泰山。忽然拔地而起，势如冲天！

落地无声。一套梅花精拳，竟使得神出鬼没！

美国洛杉矶胜利剧院，场下观众爆满，舞台上灯光如昼。范应莲打完一套梅花精拳，神态安闲，气不粗喘。场下一片雷鸣似的掌声。

1985年12月，范应莲随海灯法师赴美，参加《海灯法师少林武功》的纪录片首映式。法师身着褐色金刚衫，身披浅黄色七衣，慈眉善目，法相庄严，讲完话后，尚未退下，下面便有人叫喊要见识少林武功。

范应莲遵法师命上场——自己勤学苦练武功，不就时刻等待这一机会么？

打完梅花精拳，范应莲站在台中央，望着台下的人头攒动，心中油然而升起一个念头，要让这些洋人见识一下真功夫！

多少年了，范应莲一直在寻找外国对手“切磋武功”，但一直没有找到敢应战者。在少林寺，有个日本代表团来，开始很神气，等范应莲一出去，“行家一伸手，就知有没有”，立刻软了下去，不打了。

今天，到了美国，怎能错过良机？一时，他心中豪气大发，运足中气说道：“我得法师真传防身内功铁布衫。此功一运，全身上下如同铁衫护体，任凭踢打毫无损伤。不知可有人敢上台一试？”

话音甫落，应声跳上来一位叫禾焕章的拳师。他刚刚站定，下面一位女人尖声大叫起来。原来，禾的妻子怕范应莲打死她的丈夫。

范应莲微微一笑，朗声说道：“我由他打，决不还手，女士请放心。”说完又朝禾焕章点点头，示意开始。

禾焕章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他对准范应莲的“七坎穴”，运足力气，猛然几拳“黑虎偷心”，范应莲分毫不动。禾焕章一下子愣住了。他原来以为，自己怎么也能打得范应莲哪怕是晃一下身子，没想到对方稳如山岳！

他不甘心，围着范应莲绕了一圈，似乎悟出了什么，突然又出拳在范应莲身上各处连击了二十多拳。

范应莲仍岿然不动。禾焕章摇摇头，走到麦克风前高声说：“真功夫！真功夫！佩服！佩服！”

范应莲意犹未尽：“谁还上来？”

中国人的威风啊！

当年学艺之苦，为了跟随法师而受的一些委屈，听说外国武士欺侮中国人而产生的怒气，都在一声挑战中迸发出

来了！

舞台边上，海灯法师投过来鼓励的目光，他知道自己的弟子，美国无人能敌！

突然，又跳上来一个马来西亚的青年。这是学过十三年拳击的小伙子，他拉开了架势，要用他毕生的功夫冲击中国的内功了！

乘他们还没开打，我们去寻一下武林正宗之根源吧……

上篇：武德·菩萨行

众生度尽方成正觉
地狱不空誓不成佛

——新都宝光寺

1 “匪人”皈依

“啪啪！”

两声敲门声。没有回答。

“呼！”门一下子被撞开了。

门外，两个孩子的脑袋分别在门的两边向内窥望——
屋内，坐着一个干瘦的小老头。他盘膝打坐，两腿下垂，
双目内视。看架势，似乎已达天人合一，神游大千之境。

两个孩子相视一笑，蹑手蹑脚走进屋内，正要对着老头子耳朵大喊一声的时候，老头忽然双眼一睁，目光炯炯如电：

“啊——”两个孩子心中一凛，立刻拔腿向外奔逃。

老头子身形一晃，早已截在他们面前，两个孩子惊得呆了！

“你叫什么？”老头问。

“李兴友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赵荣联。咋个嘛？”

嘿，这孩子有点“匪”劲！老头子头一面就对这孩子产生了好感。

“咋个？到我屋里来做啥子？”

赵荣联拾过话头：“找你学武术！”

李兴友也点着头。

其实，想来学武术的岂止是他们两个，差不多整个重华镇的所有孩子们都想来学呢。

四川省江油县重华镇，一面靠山，一面环水，山不高而竹木葱茏，水不大而柔绕秀美。不知小山小水是何等风水，育出了一位佛学家兼一代武学宗师——海灯法师。法师少年云游在外，1946年被聘为嵩山少林寺的武术教授。尽管他一直在上海那一带居住，家乡的人却一直记得他。而且，每一个关于海灯的传说，传到家乡来都变得更神奇。有人说，南方某省会的什么局长，辞了官不做，跟他出了家。还有人说，什么人患了癌症，开刀后扩散，静卧等死，恰逢海灯路过，病人皈依佛教。法师每天给病人一碗白水（自然，这水是有“法力”的），一个月后，癌症竟然痊愈！传得更带神话色彩的，说某弟子给法师磕头时，一抬头，突然见到海灯头戴金冠、身披紫红袈裟，手持九锡环杖，明明是大行大愿、位居等觉

的地藏王菩萨！

有此武功，有此“法力”，有此“根源”，家乡人也几乎把海灯视为“菩萨”了。尽管在1968年，法师回家乡是被“清理”回来的，可赵荣联一伙小兄弟们，仍要来向他求师学武。不说别的，就刚才法师这一晃身形便挡在他们面前的功夫，已使他们倾倒！

“学了武术干啥子？”

又是赵荣联抢着说：“学完了打架！哪个都打不赢我了！我就是最凶！”

海灯一听，面色一沉：“小小年纪，只想打架。去回家吧，我啥子都不教你们。”

倒是李兴友接过了话头：“我们学了武术保护你老人家。”

磨来磨去，两个孩子就是不走。法师最后说：“那好，你们得让父母和老师送来我才收。”

法师就这样轻易答应了孩子们的请求？不，他心中另有主意。从上海回四川时，我国著名的武术家王子平（那时的帽子是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）与法师执手洒泪而别。王老先生当年八十五岁，谅自己难过眼前厄运，拜托法师将中国武术发扬光大，传宗续代。而法师自己也已年过花甲，眼前动乱愈演愈烈，也难知是否能安度劫难。自己满腹经纶，一身武功，怎么也得找个传人。说起来弟子不少，得真传的却没有。诸葛亮一生有一个接班人，我怎么也得找两个。而赵荣联的“匪”劲，颇受他的青睐。一群群来骚扰他的孩子们中，就这两个似有夙根……

所以，事情的进展很快。

赵荣联的父亲有“历史问题”。偏偏这个儿子是个“匪货”，七八岁时打架就拿弯刀砍人，给父母惹过无穷麻烦。父母也极想有法师这样的“有大法力”的人降住儿子。于是，经过一再商量，产生了一个字据：

“将赵荣联过继于海灯为义子，取名范应莲。皈依佛门，法号寂云。前途生死，富贵贫贱，皆由天命矣。”

海灯法师俗名“范无病”，赵荣联便姓了范。法师取“应光大师”、“莲池大师”之名首为赵荣联取名，用心极深，希望也极厚。

一切完毕，范应莲扶法师坐好，然后深深地磕下头去。

海灯心中感慨万千。北宋年间，大约是公元1110年，河南省的汤阴县，一个叫岳飞的七岁孩子，对着林冲和卢俊义的师父周侗拜了八拜，认为义父。这八拜，拜出了太子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大元帅。而眼下范应莲这一拜呢？

他自然想不到，这一拜拜出了少林寺武术教练、国防科工委武术集训队总教练、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兵武术骨干集训队总教练、武警部队武术集训队总教练、空军反劫机人员武术总教练……

于是，范应莲成了法师的儿子，自然也是嫡传弟子。

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到了海灯法师在火炮街上那破败的家中，范应莲的“匪”劲再也施展不开了。他做梦也想不到，法师教给他的第一项作业是“修大礼拜”。

修大礼拜，说白了，就是给菩萨磕头。法师教的佛学是由浅入深的：我对佛尊敬，信佛者就对我尊敬。这是对佛教

的第一修持。而这项修持，范应莲做得如此认真：他曾一小时达到五百拜（一个小时磕五百个头）！

“匪”人有“匪”劲，想学武术，什么苦都能吃。而法师便对他的“匪”性痛加磨练。闲时，拿起当时流行的红宝书，对照着讲起佛教精义：

“毛主席说要为人民服务。我佛教精义是救苦救难，众生同乐。佛分大小乘，大乘就是佛要永远普度众生，代众生受苦。超亡者升天，度难人脱苦海，修无量寿身，作无来无去……”

年仅十五岁的范应莲，实在无法完全领会这些精要。然而，在那武斗器喧声中，在那人整人，互相残杀的岁月中，突然有人对他讲众生同乐，帮助别人乃是“菩萨行”，不啻于沙漠中的绿洲。他心中，顽强地扎下了“代众生受苦”的信念。

于是，范应莲每天早上三点钟被法师叫起来练武，上午就背药书。“学拳不学医，等于没有学”，自己救护自己是一个方面，法师的用心还在于让范应莲用医道去“救度众生”。没有这个概念，学成了武功，谁知道他会怎样去用呢？

法师自己也行医。每月看病人都在千人左右。基本上不收乡亲们的钱。可是，大概为此，也就得罪了一些人——

“走！”

几个持刀拿索的壮汉，推推搡搡地把海灯法师揪出了家门。范应莲和李兴友远远地跟着。他们心中奇怪：法师只要一伸手，那几个壮汉就得趴下，他怎么就甘心受气呢？

到了“指挥部”，别人都坐下了，让法师站着，红袖套开始“审讯”，不过，那是明知故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法师

平和地说：“海灯。”“什么海灯河灯，顽固坚持四旧。”“红袖套”一副官腔。

“就是，牛鬼蛇神，你，你就是个，是个‘神’。”一个瘦汉帮腔。

“红袖套”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，扬了扬：“你的问题严重得很。不单是个‘神’。解放前上大学，你家还不是地主？解放后，报纸登你那么多消息，你还不是反动权威？”

于是，“政工组”里响起一片口号：“打倒反动权威！”

躲在院子外的范应莲和李兴友更纳闷了：法师怎么不几拳把他们打散呢？

晚上，海灯法师被扣在“指挥部”。范应莲和李兴友半夜跳墙进来，慰问法师，动员法师大展神功，打散“指挥部”，回家。

法师沉吟一阵，居然又讲起了“六波罗蜜(六度)”：

“不对他人起坏心，有人前来嗔害恼我，要忍辱原谅，这叫忍辱。忍辱是六度之一。没有六度，永不成为正觉……”

海灯在“指挥部”一坐就是二十一天。“红袖套”们抓不到什么把柄，又怕他武功了得，只好请法师回家。回家后，法师又详尽地给范应莲解释了佛门“戒杀、戒盗、戒淫、戒妄、戒酒”五戒。随着法师的教诲，佛教的精义，一点点流入范应莲的心田。动乱的年月中，这“忍辱”、“精进”、“持戒”……成了他做人的规范。在狂热地喊着“万岁”、一切似乎都有无上主宰、连栽秧打谷子都要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的时候，法师却告诉他“诸法因缘生”，佛不是造物主，他虽然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，但却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，佛也受客观规律

的支配。他能不觉得这个还对心思吗？

他的武术、医术、佛学一起进步。1971年到1973年，他修大礼拜居然达到一百五十多万拜！

大概是那年的春节——

风清星朗。万山都已沉睡。而法师却在院子里摆上了许多宴席——是纸做的宴席，这些宴席花了近五百元钱（钱多数是施主布施的）。

法师出来，吩咐点火。一刹那，院内火光闪闪，火星迸发，纸灰飘动。法师站在院中，口中颂着经文，又似乎在招呼着什么。这叫“放焰口”，法师用大法力，把全世界的鬼都招来吃，然后颂经文超度，让他们再变成人。

放完了焰口，法师累得够呛，然而却非常愉快。大概正象一般人给死者献了花圈，或是清明节给亲人扫过墓一样，求得了心灵的安慰。所不同的是一般人只给亲人或有关联的人扫墓献花圈，而法师考虑的却是一切众生之鬼。至于法师是真正认为能够超度亡者，还是只求得了心灵上的平和，不得而知。

而当时的范应莲，从中得到的认识是：佛的胸怀广大，浩瀚无边，要关心的、救度的绝不只是自己的亲朋好友，而是要把芸芸众生全部度出无尽无边的苦海……

休要小视了——一个人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。如果一个人的信仰不是被迫产生，而是从心中萌发，这信仰的力量会比被压迫产生的大一百倍。范应莲已在盼望，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象法师一样剃度出家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……

2 菩萨心境

“杨永贵死了！范应莲，你去看看吧！”

唉，人都死了还看什么！可是公社团委书记一定要他去，杨永贵的亲属也来恳求。去就去吧！

这时的范应莲才十九岁。可是在当地已小有名气。打架不在话下——虽然他不和别人交手，但内外功夫均已得法师真传。

他的名气包括医术。1972年，他在胜利水库当民工，业余给大家看病，按摩、针灸都干，用的是法师真传的少林手法，效果奇妙。因此，白胜公社的杨永贵“死”了，才找到他这儿来。

四里路，一路小跑。这时的杨永贵，已被“停”到门板上了。原来他患有气胃病，上午吵了架，犯病后痛得把毡子、被子都踢下床，自己也摔了下去，就不动了。等范应莲赶到，病人已“死”了七八个小时，几个医生都没抢救过来，一家老小正围着嚎呢！

范应莲一到，不少人都吸口冷气：还是个毛头娃娃嘛！哎，硬是象没得救，连娃娃都请来看病了！

诊断。检查。胃气不舒。气滞引起的深昏迷。心力衰竭。

治疗。银针一下子便下到了让别的医生目瞪口呆的穴位。接着，摸出了自己按少林秘方配制的沉香顺气散，撬开了病人的嘴，灌了进去。

进针，捻针……